

斯坦的暗杀行动已变得像激进分子的自杀性“肉弹”一样司空见惯。恐怖分子的每一次袭击，都会旋即招致以色列的军事反击或被称之为“有目标的杀戮”；反过来，这些杀戮又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血腥复仇，特别是当杀戮的目标对准哈马斯“阿克萨旅”或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的时候。在哈马斯为报复以色列定居者的大屠杀而发动第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以来的8年多时间里，这种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呈螺旋形地愈演愈烈，毫无收敛的迹象。

○ 以军眼中的“恐怖机器”

大多数以色列人从未听说过凯斯·奥德万这个名字，直到他被击毙后才从传媒上得知其罪名：从去年8月到今年3月间，他先后在耶路撒冷斯巴罗比萨饼店、海滨城市纳哈里亚火车站和海发餐厅精心策划

被以色列追捕的头号通缉犯

图片提供：本刊资料室

□ 何积惠 编译

4月5日清晨，约旦河西岸的城镇图巴斯。一名老人在橄榄树林里埋头给山羊挤奶，忽然，从空中传来一阵无人驾驶飞机的轰鸣声。他抬眼望去，只见近旁小山边的树林和挂着巴勒斯坦牌照的汽车后面冒出一大群以色列特种部队的士兵，他们正在向他儿子所住的一座小石屋形成包围圈。

“来军队啦！来军队啦！”老人向他的儿子萨瓦塔大声嚷嚷着，希望他赶紧将妻子和女儿护送下山，而不是示意他临阵脱逃。就在以色列“防卫之盾行动”甚嚣尘上的当口，萨瓦塔于前一天收留并庇护了5名巴勒斯坦战士。“哪有主人丢下客人只顾自己逃命的道理？”老人事后拄着手杖沉吟道，“与其被当作通敌者枪毙，还不如带着尊严上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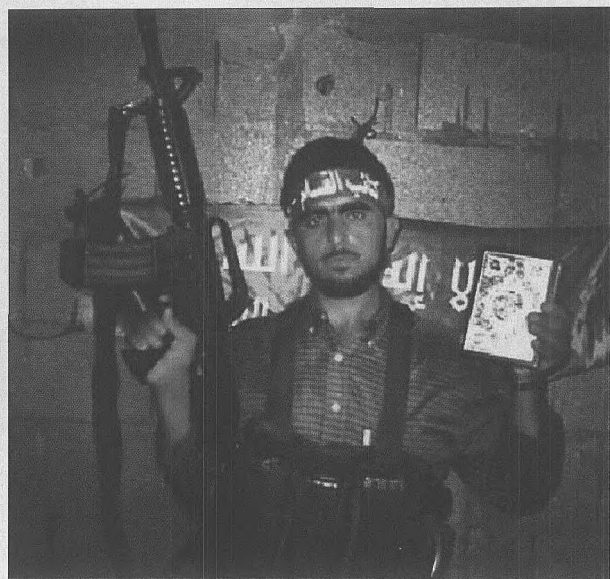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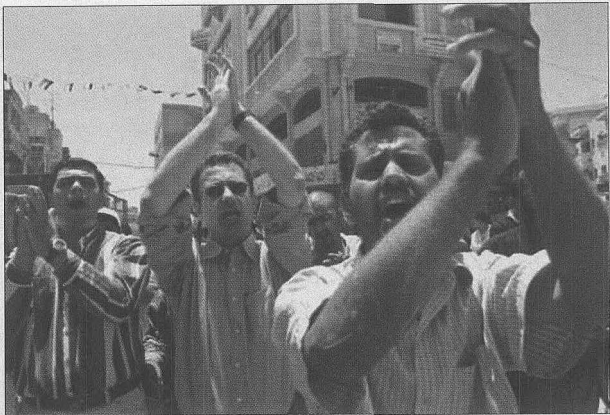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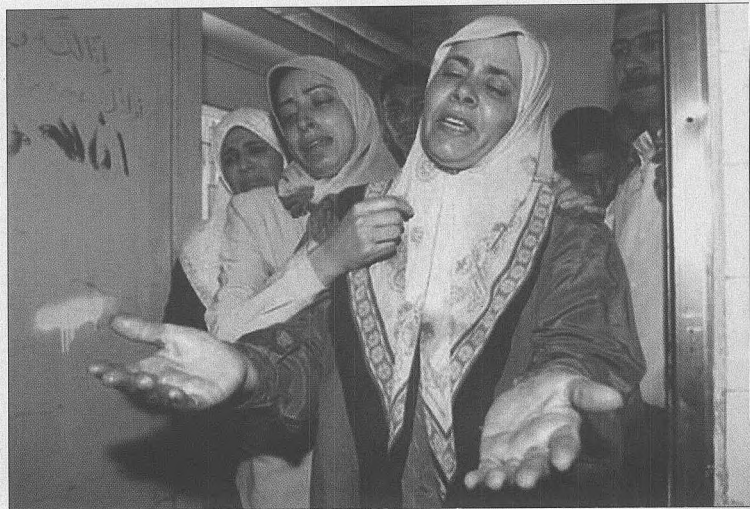
显然，有人向以色列军方透露了风声：这屋里窝藏着他们一心想抓获的要犯，其中包括哈马斯活跃分子、善于花样翻新的炸弹制造专家、好几起骇人听闻的

自杀性爆炸事件的策划人，以及自去年夏天起就成为以色列头号通缉犯的极富个性魅力的政治领袖、现年25岁的凯斯·奥德万。在此之前，军方曾多次想追捕和杀戮他，但均被他死里逃生。这时，以军开始了劝降喊话。萨瓦塔与一名巴勒斯坦战士分别从前门和后门冲出来，边射击边往山坡下奔去，结果均被打死。坦克、直升飞机和军队围住了小石屋。到正午时分，经过几个小时的交火，以军派一名邻居手持白旗，前去探明屋里是否还有幸存者。事实上，凯斯·奥德万和另外三名战士依然活着，而且都是全副武装的。那个邻居让他们在投降或做烈士之间作出选择。讨论的结果很简单：他们是决不会投降的。当以色列人用推土机将屋顶掀开时，其中一人已抽空在卧室里白色床架边的墙上用鲜血写下：“上帝是伟大的”。黄昏时分，四个人全死了；奥德万是最后一个头部被近距离枪击致死的。第二天，哈马斯激进分子“阿克萨旅”发表声明，扬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新一轮恐怖报复

截至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人针对巴勒

了三起自杀性爆炸。在这些爆炸事件中，共有31名以色列人丧生，还有大批人员受伤。在以色列国家总务局的官员看来，凯斯·奥德万是最危险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之一，早已成了一台“凶恨而残忍的恐怖机器。”他不但有制造烈性炸弹的高明





技术，在策划和实施恐怖袭击方面也表现出极富条理的想象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因此，不管巴以关系多么敏感，以色列军方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便有了这一起精心策划、代价高昂的暗杀阴谋。

凯斯是作为安纳贾国立大学最受欢迎和最鼓舞人心的学生会领袖脱颖而出的，该大学现有学生 13000 人，是约旦河西岸规模最大的学府。但与此同时，他又是哈马斯这个极端仇视以色列的伊斯兰组织的长期成员。2000 年，随着巴以关系再度趋于紧张，他很快承担起指挥哈马斯北方军事行动的重任。除了招募和派遣自杀性“肉弹”外，还组织敢死队向以色列的军事要地频频发起恐怖袭击，为改善土制火箭的性能而四处奔波。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协调军事行动，筹措资金，加紧同其它国家激进分子的联络，因而被视为与哈马斯在约旦和黎巴嫩的总部保持接触的少数激进分子之一。

3 月 31 日，即以色列坦克闯入拉马拉尔市后的第二天，奥德万制作了一枚迄今最致命的炸弹，由邻村一名年轻人绑在皮

带上，潜入海发市的一家餐厅引爆，当场炸死 15 人，另有 40 多人受伤。在众多被大火和弹片弄得血肉横飞、面目全非的死者中，有几名是以色列裔阿拉伯人。

○ 亲友眼中的“有为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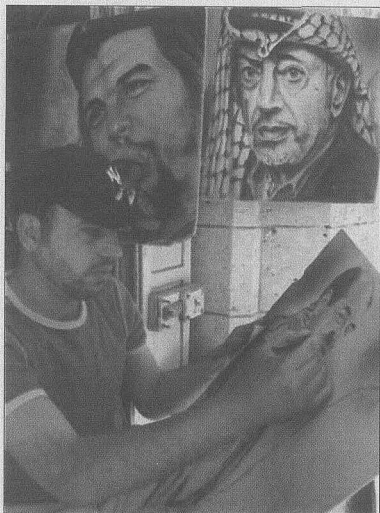
然而穿过格林边界进入加沙地带后，你会听到人们用“仁慈”、“俭朴”、“灵活”、“懂礼貌”、“勤快”、“受爱戴”之类截然不同的词眼对凯斯·奥德万的描述。凯斯没有什么个人生活——既没有妻子儿女，对家庭也没表现出多大兴趣。有人在开斋时送红枣和面包给他，但他不肯吃，声称要“带到天堂去聚餐。”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不可能成家，却常想“到天堂里与圣女结婚”。朋友和追随者常用“单纯”一词来形容他的为人，甚至将他同清心寡欲的预言家穆罕默德相提并论。

凯斯的母亲在儿子死后几星期接受采访时，眼睛里依然闪着骄傲的光芒，称赞他“从小就是一位天使，甚至不忍心看着小昆虫被活活弄死，身边也从来不带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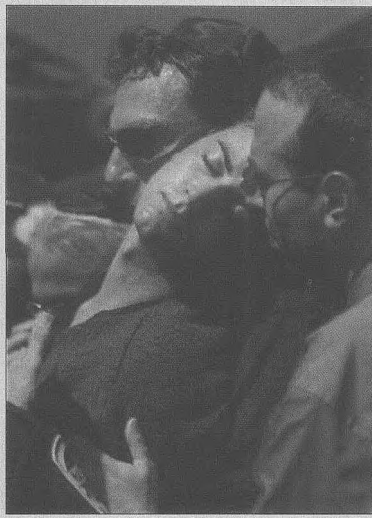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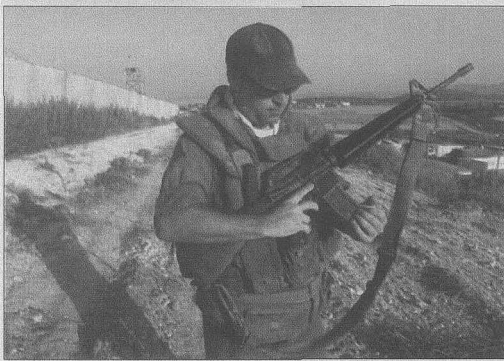
目前，他们全家居住在一所通风良好的现代化公寓里，那是凯斯在大学毕业后执意让他们搬进去，为的是摆脱三代同堂挤住陋小石屋的窘境。如今，这间带拱顶的房子空荡荡地积满了灰尘，只有凯斯学生时代留下的一件遗物——为安纳贾大学美术大楼设计的建筑模型，似乎在向人述说他的人生轨迹。曾给凯斯上过课的建筑系教授也证实：“他读书非常用功。”这位教授至今保存着凯斯生前送给他的一幅水彩画。“我简直无法想象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一切难道是真的吗？”他抚摩着这幅画感慨地问道。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将这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和学生领袖变成自杀性“肉弹”军团司令的呢？

○ 从小学会了承受苦难

1987 年，当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首次笼罩在战争阴影里时，凯斯·奥德万·阿布·贾巴尔（阿布·贾巴尔是他的家族姓氏，意为“群山之父”）只有 10 岁。一时间，附近的大街小巷成了杰宁的抵抗堡



■ 冤冤
相报何时
了?



垒。随着年龄增大,他不断目睹以军同手掷石块的巴勒斯坦青年间的冲突。以军横冲直撞,肆意闯入邻居与亲戚的家。16岁那年,他眼睁睁看着一位叔叔被以军打成残废,从此丧失了记忆力。不在家的时候,他总是跟祖父在清真寺里度过。据一位朋友回忆,他在十二、三岁时就成了一名哈马斯儿童,又是为该组织悬挂绿旗,又是张贴烈士肖像海报,还在城市公园里向士兵投掷石块。他在中学里是个尖子,将《古兰经》背得滚瓜烂熟,“为真主阿拉而死”成了他最梦寐以求的愿望。在中学快毕业的一年,他因涉嫌与哈马斯有瓜葛而锒铛入狱,被关押了40天。第二年,父母亲凑足钱款,让他进大学建筑工程系攻读。没过多久,他最要好的朋友,一名哈马斯积极分子在以军哨卡被不明不白地打死。大学第二学期,他再度入狱,蹲了6个月的铁窗。这次据说是巴勒斯坦当局迫于以方的压力,把他当作伊斯兰激进分子缴出去的。正如他的朋友、安纳贾大学的现任学生领袖阿拉·梅丹所总结的,正是在监狱里,“他炼就了像海绵一样承受苦难的本领。”

对凯斯来说,身险图圉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哈马斯在杰宁难民营的领袖贾马尔。凯斯从小听过他说教讲道,但两人结

成莫逆之交却是在铁窗里。贾马尔成了凯斯的精神导师,每逢探监日,凯斯又忙着替他的孩子辅导功课。贾马尔是狱中其他政治犯的领导人,凯斯则充当他的副手,除了领导绝食,还要随时帮助犯人解决各种问题。据凯斯的一位表兄说,他同每个人甚至监狱看守都相处得很融洽。但令他怒不可遏的是,巴勒斯坦当局不经审讯就拘留政治活动分子的行径。那可不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憧憬的自由巴勒斯坦。由于这些经历,他的逆反心理有增无减,也更加坚定了他对“伊斯兰才是最终解决办法”这一哈马斯口号的信仰。不管以什么形式实现的牺牲,构成了他的思想本质。据狱中一名难友回忆,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把这句话当作祷文一样反复诵读,声称“我惟一关心的是怎么牺牲自己来阻止对祖国的压迫。”

终于,凯斯在安贾纳大学找到了出路。这所学校依偎在纳布卢斯的岩石群山间,称得上是约旦河西岸“阿克萨旅最激进的摇篮”。从1995年起,伊斯兰组织就因从不效命于巴勒斯坦情报部门而在每年一度的学生会选举中稳操胜券,羽翼日渐丰满。这个组织还以行之有效的招募活动而著称,每当巴勒斯坦当局搜捕激进分子或以色列暗杀嫌疑的激进分子时,都会有

更多成员加入这个组织。

○ 无奈中誓做“人肉炸弹”

历史发展的进程,似乎给凯斯的命运投下了阴影。2000年7月,有关中东问题的戴维营峰会在美国举行。这一和平进程显然是凯斯不能接受的。在他看来,“从1979年戴维营到2000年戴维营是一条妥协之路,我们巴勒斯坦人从河边被赶到了大海里。”至于阿克萨清真寺,虽然它位于东耶路撒冷的神庙山上,名义上也归巴勒斯坦管辖,但以色列旅游部门却设置重重障碍,千方百计阻挠耶路撒冷以外的巴勒斯坦人进城。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兼穆斯林教徒,他一生能否在阿克萨清真寺里进行哪怕一次参拜也是颇值得怀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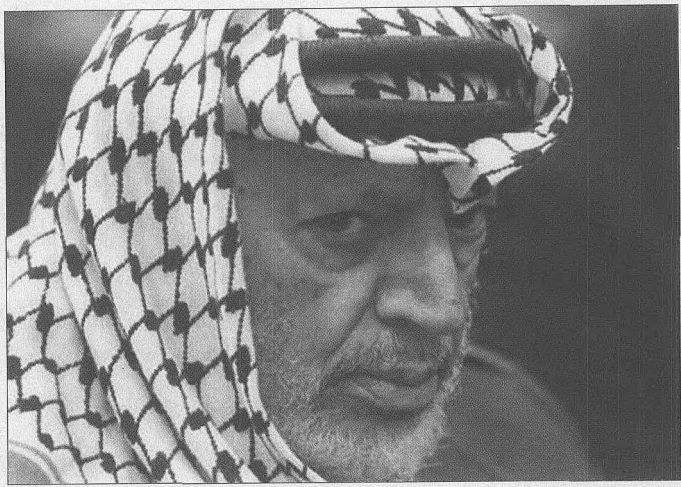
2000年9月29日,即将爬上以色列总理宝座的沙龙前往耶路撒冷清真寺巡视,这一举动激起了巴勒斯坦民众的愤怒。在两天后举行的校园抗议中,凯斯发誓“要让沙龙知道:我们所有的人早晚会变成一颗定时炸弹,把那些寺院守卫炸个稀巴烂。”他领导学生走出校门,穿过城市向军队哨卡行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内心被一种恐惧和不祥之兆所支配。天刚拂晓,太阳便以其千丝万缕的光芒为烈士编织起一件别致的外衣。大批学生聚集到庭院里来,我要求他们在祷告前把脸和双手清洗一下。望着他们的脸,我暗自思忖:真正冲突的时刻来临了。我们行走了五、六千米,数百名游行冲在前面,同以色列士兵发生了冲突。以军枪弹十分密集,四周像一个战场。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同这些占领者斗争的武器。我身边有两个青年受伤倒下了。伤亡人数之多,超出了我们预想。”

就在游行中间,他得知21岁的室友扎卡里亚·基拉尼被以军乱枪打死,悲痛欲绝。“我们在一起相处2年了。”他在日记里继续写道,“他是我的兄弟和朋友,是我肉体的一部分。记得他在清真寺时向他表示:想当一名烈士。可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看来,这是上帝的旨意。上苍为那些誓当烈士的人开启了大门。”

随着暴力在巴勒斯坦各个城市的迅速蔓延,以色列孤注一掷,竭力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手段来镇压起义。短短的5天内有4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约1300人受伤,还有3名以色列人被杀。令凯斯喜出望外的是,冲突终于爆发了。直到那时,他一直听命于巴勒斯坦当局对圣战的禁

令。如今，在法塔赫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切全乱套的情况下，凯斯开始了新的思索。但是在由“牺牲、复仇、圣战、占领、解放”所组成的这个周而复始的怪圈里，除了一再酝酿悲剧外，还能指望什么结局呢？现在回想起来，凯斯的命运早已同1987年成立的哈马斯组织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加入“阿克萨旅”只是他向圣战迈出的关键性一步。2000年的整个秋季，他一直在向约旦河西岸总部的工程师讨教如何制造炸弹的技术。同年12月，一名哈马斯成员在路边一家挤满以色列士兵的咖啡馆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成为安贾纳大学的

层传奇色彩。2001年夏季，凯斯为避风头也躲到阿克萨当年开展活动的山区。有人劝他洗手别干了，但他还是将炸药埋入了一条专为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修建的小路。一辆以军吉普车迎面驶来，他随即通过遥控装置引爆，当场炸死了好



第一个自杀性“肉弹”。几天后，凯斯在学生任职的朋友哈梅德·赫吉利也来到尼塔尼亚的公共汽车站，重复了同样的悲剧。凯斯闻讯后大加赞赏，称他们俩“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民族，实在了不起。”

2001年5月，也就是凯斯大学毕业前夕，他发现有一辆白色的汽车突然在大楼外停住。从车上走下三名一身巴勒斯坦人装束、但行动诡异的以色列特工。当他们之中有人举枪朝窗畔的凯斯射击时，他连忙向街上的学生大喊一声，钻到桌子底下不见了。那些不速之客跳上汽车，扬长而去。从此以后，凯斯不得不不断变换住处，过起行踪不定的地下生活，朋友们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 “我们的归宿就是当烈士”

凯斯相信自己正在步心仪已久的阿克萨（哈马斯军事组织就是以此命名的）后尘。出生于叙利亚的阿克萨，曾在巴勒斯坦组织恐怖分子围剿英国人和犹太人。1935年，他被迫逃往杰宁一带的山区，在那里遭英国人杀害。生命中最后十天的顽抗和由此带来的归宿，给阿克萨抹上了一

层传奇色彩。2001年夏季，凯斯为避风头也躲到阿克萨当年开展活动的山区。有人劝他洗手别干了，但他还是将炸药埋入了一条专为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修建的小路。一辆以军吉普车迎面驶来，他随即通过遥控装置引爆，当场炸死了好些士兵。他微笑着解释说：“我们并不是想杀害犹太人，但耶路撒冷清真寺还在以色列的占领下，我们得夺回清真寺和所有的巴勒斯坦领土。”

就在“9.11”事件发生前夕，巴勒斯坦北方海滨城市纳哈里亚的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自杀性爆炸。令以色列当局惶恐不安的是，充当“人体炸弹”的穆罕默德·哈萨什竟是一名以色列裔阿拉伯人。这样的人在以色列境内有上百万之多，此例一开，局面自然难以收拾。更出人意料的是，哈萨什已经48岁，有两个妻子，膝下孩子一大群。事发的前一天，他特地来到凯斯的避难所辞行，表示要当一个烈士。凯斯在感动之余，说什么也不让“步入老年”的哈萨什出马。他们在一起用餐，喝咖啡，足足谈了4个小时。凯斯要哈萨什留下来照顾家庭，由他代去执行任务。但哈萨什回答：“伊斯兰的先驱和烈士全都是抛家别妇参加圣战的，他们才不顾什么家庭呢。”第二天，他在挤满以色列士兵的火车月台上引爆，造成3名以色列人丧生，90多人受伤，其中还有不少阿拉伯人。

面对争着要任务的敢死队员，凯斯表示无论选谁当烈士都没什么两样，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成为烈士。当穆斯林游击队员一手拿枪，一手提着灵魂的时候，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归宿就是当一名烈士。”这个一度颇有出息的建筑师和学生领导人，就这样堕落为顽固不化的杀手的庇护者。

○ 终于上了通缉犯名单

“在遇见凯斯以前，我失去了生活目标。他成了改变我生活的动力。”眼下被关在狱中的扎伊德·基拉里说。扎伊德在他哥哥遭以军杀害后，一度沉湎于酗酒，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并在集市里用刀捅死一名以色列军官。当凯斯得知他在特拉维夫多家饭店打过工，对购物中心和地形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年仅20岁的俄罗斯籍犹太人女朋友，便给了他一把手枪和400美元，让他以女朋友的名义在特拉维夫租一套公寓，打算在那里搞一个制造炸弹的实验室。

有一天，扎伊德带着两包炸药，约上女朋友来到特拉维夫艾伦比饭店。他将其中一包炸药留在那里，然后动身前往海豚馆，他有一个朋友在那里当门卫。他溜进去，安置好第二个炸药包，准备通过手机来引爆。这时，突然响起凯斯打来的手机，告诉他饭店里的那个炸药包被人发现了，事情没成功，因此要他把手机扔到大海里赶快撤离。

“遗憾的是，我没有服从他的命令。”扎伊德回忆说，“这是我犯的一个致命错误。”以色列人发现他与主谋间频频通话，就派警察把他包围起来。他当即用手枪引爆炸药，炸掉了自己的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但没有炸掉他引以为自豪的“赫赫战功”——一名以色列人被炸身亡。在受审期间，扎伊德竭力想保持沉默，但被剥夺了睡眠的困倦和被强行注射的兴奋剂使他彻底崩溃了。审讯人员从他语无伦次的回答中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的炸药是从凯斯那里弄来的。从这一片刻起，凯斯便成了以色列全力捉拿的通缉犯。